

一面光榮的旗幟

白朗作

光華書店印行



857.63
869.5-02
2 1

一面光榮的旗幟

白朗作

47 //
1/11/12

光華書店

行 ~~26488~~ 印



36 3 1774 7054 3

一面光榮的旗幟

白朗 作

Ⅱ 抗聯巾幗列傳 Ⅱ

目 錄

一、寫在一面光榮的旗幟前面·····	馮仲
二、一面光榮的旗幟·····	一——一八
三、八烈士·····	九——一八
四、小妹·····	一九——二九
五、民族女英雄李秋岳·····	三〇——四一
六、王勤夫人·····	四二——五一
七、裴大姐·····	五二——五九
八、張宗蘭和她的嫂嫂·····	六〇——七五

寫在一面光榮的旗幟前面

馮仲雲



東北女兒的性格是英勇豪爽，有着英雄的氣概，她們爲了祖國、人民、階級、自己的解放，爲了正義偉大的事業，曾不惜犧牲自己的鮮血去染紅白山黑水，她們秉賦着中華優秀女兒的光榮傳統。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東北抗日聯軍在東北十四年的苦鬥，實創造了東北人民爲祖國民族獨立解放鬥爭的最光榮一頁歷史，但其中有無數中鮮女英雄女豪傑不辭勞苦，不避艱險在冰天雪地槍林彈雨中與男人並肩作戰馳騁疆場，在敵寇嚴密監視追逐搜捕下堅持進行着抗日救國的地下秘密工作。她們在戰場上是英勇殺敵，不幸被捕，在刑場上則慷慨就義不愧東北女兒英雄的本色。她們在抗日救國戰爭中，其功勳是不亞於男子，是與男英雄在歷史上共相媲美。

這些女英雄女豪傑女烈士中尤以趙一曼李秋岳爲傑出，她們都是中國共產黨光榮的女黨員。她們是中鮮女兒的典型，值得每個中鮮女兒誇傲，學習的。

在此次偉大保田愛國自衛戰爭中，東北婦女又再一次現出了爲人民，自己解放事業英勇奮鬥的精神，她們大批湧去參加看護傷員，爲傷員輸血，愛護倍至，她們爲前線英雄縫軍衣，做戰鞋，她們在後方代替男人積極參加生產，耕作。她們是和男人一起在創造着偉大的功勳。她們知道支援戰爭，爭取勝利是達到自己徹底解放的唯一道路，要步伍着趙一曼李秋岳的血跡而走向光明燦爛的途徑。

白朗同志爲女英雄們寫抗聯巾幗列傳。在抗聯巾幗烈士是衆多的，我祇能將我所能回憶出來的大的供給了她一些材料，雖因事隔多年，記憶不清，容許對史蹟略有出入，但這一系列傳是可以而且應該成爲在抗日救國戰爭中無數無名的女英雄女烈士的血痕和紀念品，成爲東北婦女的無上光榮。

一面光榮的旗幟

『慷慨悲歌哀烈士』

『堅決戰鬪慰英靈』

趙一曼，這個響亮的名字，曾經響亮地傳誦於松花江畔，她那爲抗擊日寇而英勇戰鬪，和慷慨就義的悲壯動人的故事，更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松江的流水爲了她的死而鳴咽，珠河兩岸的垂柳爲了失掉她而低泣！而她的壯烈殉國也使東北人民蒙受了無上的光榮；使熱愛自己的民族，熱愛自己的土地的抗日英雄們、熱情青年們更加堅強，更加英勇地爲挽救民族危亡而流灑鮮紅的熱血，就連那群寡廉鮮耻的漢奸走狗們也不能不爲她威武不屈的民族氣節而慚愧汗顏了！他們更怎敢正視她的碑碣呢？

她是四川人，本姓李，因爲天資敏慧，又受了較高深的教育，當她還是一個小女孩的時候，便接受了革命的思想。雖然她是一個知識份子，並帶着一點小姐氣味，可是當她一九二二年在上海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青年團以後，便能遵守黨的指示深入下層，接觸

群衆，積極地領導着上海女工運動。後來被送到莫斯科深造，歸國後便同她的丈夫老曹——真名不詳，京漢路二七大罷工時的工人領袖——同在上海做地下活動。九一八後，被派到哈爾濱滿洲總工會工作，組織了電業工人，已經死去的戴平萬同志當時也在滿洲工作。趙一曼夫婦到哈後，接受了當時滿洲中共中央代表羅登賢同志（註）的指示領導了哈爾濱電業工人的反日大罷工。

一九三四年春東北中共組織遭敵人巨大摧殘破壞，羅登賢同志被捕後不久老曹便失蹤了（八一五後始知老曹早囚死獄中）。

當時的趙一曼雖然非常關心着老曹的生命，但她自己也正是敵人想攫獲的紅色的反日人物，於是她顧不得尋找丈夫的下落，便帶着一顆懸懸的沉痛的心，然而却是滿懷壯志地到珠河工作去了。

到珠河以後，便把珠河（又名烏吉密河）兩岸的婦女組織起來了，成立了婦女救國會，後更在珠河鐵道北（濱綏線）擔任區委書記。

趙一曼同志，無疑地是一個偉大的女革命家，她有堅強的性格，富有毅力和魄力，同時她又是一個天才的女演說家，她的講話充滿着極強的煽動力，沒有一個人聽了不感動振奮的。她能够把群衆講得振臂高呼，也能够使群衆痛哭流涕，因此，珠河一帶的男女老幼，沒有一個不擁護愛戴這位值得尊敬的婦女領袖的。在她領導之下的一批婦女幹

部，爲了不暴露姓氏，使敵人無法捉摸，大家都姓起李來了，她們是用大李，小李，黑李，白李，紅李，高李，矮李，老李，胖李，以及小瓣李，瘦李等等來區分的，趙一曼同志比較瘦削，因之瘦李便是她的代表名字。她領導着這批女幹部活動于鐵道以北。

一九三五年，敵人在珠河採取了燒殺歸大屯政策，在殘酷地毀滅着東北人民的生機，見房就燒，見人就殺，火光四起中，哭聲遍野，慘叫連天，在這種情況下，趙一曼悲憤不能自抑，於是她領導了幾個幹部，用紅纓槍組織了幾千個農民自衛軍，在珠河東部關門嘴子附近和敵人做了一次英勇的大決鬥，雖然敵人有精良的武器，而他們却以原始的裝備獲得了空前的大勝利，給頑強兇殘的敵寇以極大的打擊！使得漢奸走狗們一聽到瘦李的名字便抱頭鼠竄了。

後來，這個自衛隊加入抗聯第三軍第一師第二團，而這一團的政治幹部很多是姓李的幹部，在王惠同團長英勇機智的領導之下活動於黑彪宮，秋皮屯，關門嘴子等地。和敵人做了好幾次搏鬥，當時的趙一曼同志便是鐵二團的政治委員。

鐵道北的房舍全燒光了，在遍野荒涼四無遮掩的形勢下，這支有力的抗日隊伍便不得不奉命撤回鐵道南繼續活動，堅持抗戰，然而，鐵道南也不過僅餘農民數人，茅舍數間而已！馮仲雲同志當時就在那區域擔任縣委宣傳部長，他們在艱苦地和敵人死拚着。

正是秋末的時候，他們又被派到鐵道北堅持游擊。當時群眾領袖周北學到反動武裝去做說服工作被捕後僥倖逃出，後和他們在一起活動，剛過鐵道，由於內奸告密即被千餘優勢日軍所包圍，在敵衆我寡，及敵軍重重包圍的形勢下，全國三百多優秀的游擊隊員誓以身報國，堅持血戰最終幾乎全部犧牲了！僥倖突出重圍的僅十五六人而已！而王惠同團長也因重傷後被俘，英勇犧牲慷慨就義於珠河縣的小九站了。

在這次戰圍中，趙一曼同志腿部中了一槍，便和幸未負傷的周北學同志隱藏在一個地窖中，不意又被叛徒告密，在一個雪深沒脛的寒天裡，趙周兩同志便同時被捕；做了敵人的獄囚！周北學同志則就義於珠河縣。

在珠河，趙一曼的名字，早已是遐邇皆知了，一些漢奸走狗，土豪劣紳們，爲了好奇，當她被解進珠河縣城時，都跑來想一瞻爲抗日而光榮被俘的女英雄——瘦李——的丰采，而我們的女英雄却不領受那些污穢眼睛的無恥瞻顧，她悲憤地痛罵着，教訓了那些不肖之徒，他們被罵得羞愧難當的夾着尾巴跑掉了。

不久，敵人便把她解送到哈爾濱，押在特務機關裡，對她施盡了非刑，直到遍體鱗傷，氣息奄奄，而我們的趙一曼同志却始終堅不吐實，忠實於黨，忠實於流血奮鬥中的同志，使敵人在她身上得不到半點機密。

但敵人仍不甘心，還夢想在她口中獲得一些寶貴的線索，怕她因傷重而死，於是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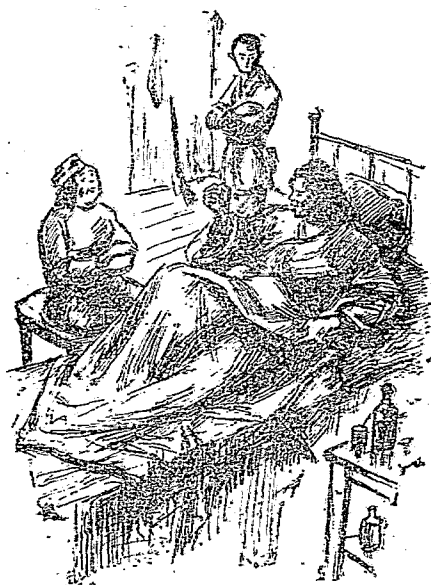
把她送到許公路公園附近的濱江醫院療傷。張伯岩醫生爲她的英雄事蹟非常感動，他細心地爲她療治着刑傷，並安慰着她受了創傷的心靈，她的傷慢慢地好起來了。

始終盡忠於革命的趙一曼同志，即使在傷重期間，也決不肯放棄過一個宣傳的機會，當她的精神稍微恢復了一些的時候，便面向着松花江的流水，用她那婉轉動人的聲音，向看護她的董護士和敵人派來看守她的警士講述抗聯的悲壯故事，並用種種方式，教育他們，提高他們的民族意識和政治水平，因之他們不久就成了趙一曼兩個最可靠愛護她的群眾了。

敵人呢，當然更不肯放過他們每一個逼問的機會，當趙一曼同志傷勢稍癒之後，他們便不斷地來逼供，她爲了避免煩惱，便想出一個聰明的辦法，在敵人未來之先吃些安眠藥，當敵人來審訊時，她已是沉靜大睡，千呼不應了。

到了三六年秋，她的傷勢一天比一天好起來了，於是經過秘議佈置之後，便在一个夜裡她被最可靠的兩個群眾抬到僱來的小汽車上開到三棵樹，而後換乘火車，三個人一同逃了出來。

不幸得很，很快便被敵人發覺了。在敵人看來，跑了趙一曼這損失是無法彌補的，便馬上全市戒嚴，到處搜查，很快的那個送走趙一曼的白俄汽車夫便被查出了，他報告了逃走的方向，這樣，我們的趙一曼同志逃到離游擊隊所在地僅二十里的地方又重陷虎



……即使在傷重
期間，也決不肯
放棄過一個宣傳
的機會。

口，翌日，便在最末一次非刑拷問之後英勇赴死了！

在殉難之前，她是愉快的，沒有在敵人面前表示一點死的畏懼，她面向着松花江悠悠的流水，仰望着遼闊的長空，引吭高歌起來：

民衆的旗，血紅的旗！

收殮着戰士們的屍首！

尸首還沒有僵硬，

紅色已染透了旗幟，

高高舉起呀，血紅的旗幟，

誓不戰勝，總也不放手，

畏縮者呀，滾就滾你的，

唯我們誓死以守此！

.....

.....

牢獄和斷頭台，

來就來你的，

.....

這就是我們的告別歌！

歌聲亦悲亦壯，瀾漫於低暗的蒼空，趙一曼同志在億萬可愛的東北群衆痛悼下慷慨就義了，從那時候起，她便訣別了白山黑水，訣別了還在敵蹄蹂躪下的東北人民，訣別了還在浴血抗戰中的同志們！

日寇法西斯是感到勝利了，他們在報紙上大肆宣傳這個『勝利』的消息，稱她爲『趙尚志的宣傳部長——紅粧白馬女匪首』，日本的改造雜誌還爲文追悼了她。

趙一曼同志的血染紅了松花江水，灌溉了東北抗日園地，更安慰了爲革命而早死的英靈！

在今天看來，敵人是否真正勝利了呢？

（註）羅登賢同志是省港罷工的領袖者，也是東北抗日游擊戰爭的發動者。一九三三年回上海，被國民黨捕殺於雨花台。

八 烈 士

冷雲接受了政委的指示，記下了同志們懇切的叮嚀，帶着她的七個女隊員，天將放亮便出發了。

像每次一樣，當她肩負起這個神聖的使命之後，她是無比愉快的，因為她具有充分的完成任務的信心，幾年來，比這更艱巨的任務，她已經完成了不計其數了。

每個人帶了些乾糧和小米，帶着防身的武器和熱切的希望，愉快輕鬆地告別了×軍的同志們。

『抄小路，別走大道，小心不要走進敵人的伏擊圈呵！』

『更要防備的是漢奸走狗，近來他們的活動更加猖狂了。』

這是同志們的殷殷叮囑，冷雲都鄭重地接受了。

『不成功便成仁，無論如何不能做敵人的俘虜！』政委特別着重地告誡着。

『頭可破，血可流，身不可辱，即使不能為黨增光，也決不為民族為革命貽害沾污的，政委同志，你的告誡我們牢記了。』

冷雲嚴肅而堅決的誓詞，使得政委滿意地微笑了。他一直用讚嘆的眼睛望着這八位女英雄的背影消逝。

『希望你們凱旋歸來！』微風中送來同志們的歡呼。

八個人異口同聲的回答，那聲音是堅定的：

『不能凱旋歸來，也必光榮死去！再見吧。』然後便順着小徑前進了。

冷雲是佳木斯的一個小學教員，『九一八』第二年，她便丟下了粉筆和教鞭，動員了五個優秀的學生，隨着她的丈夫參加了游擊隊。她雖然是知識份子出身，却不似一般的柔弱女性，她具有着北方人壯健的體格，和剛毅好強的個性，她堅決、果斷，在游擊隊的戰鬥生活中，更表現了她的英勇機智，而對革命更是無限忠誠的。每當情況緊急的時候，她總是挺身而出，雖赴湯蹈火，也在所不惜的。她常是以具體的行動教育着她的學生，影響着全軍的同志們，因之，她不但受到她的學生們的尊敬，也贏得了全軍同志們的愛戴。平常時候，她不苟言談，經常地保持着嚴肅的沉默，可是一到了宣傳的時候，就充分地表現出她的演講才能了，在全軍中，她是一個出色的宣傳家，在學校裡，更是一個最受進步學生尊敬的教師，一直在和她出生入死的七個女游擊隊員，便都是因為受了她的影響教誨而先後參加了游擊隊的。

近來，敵人殘酷的掃蕩竟是一天比一天頻繁起來，假如長此下去，X軍必須轉移駐

地，擴大後方，因此決定先派人渡過牡丹江，到X X一帶動員羣衆，建立抗日的基礎，於是，這個任務便落到這位出色的宣傳家身上了。當她接到這個命令時，內心裡是感到無比榮幸的，立刻召集了她的七個隊員傳達了政委的指示。她們每個人都有着冷雲同樣的信心：『一定能够很好地完成任務！』

離開了X軍駐地之後，她們時刻地記着同志們的叮嚀，除非當沒有小徑可走的時候，她們是決不走大路的。

八個人全是農家打扮，有的提着籃子，有的揹着米袋，而在各人的褲帶上却都揹着各自的武器。她們迎着初夏的微風敏捷地前進着，一路上，關於戰鬥和工作的事一字不提，只隨便扯些農家的閒話，一方面用來掩蓋自己的面目，也藉以減輕旅途的疲勞。

她們當中最小的胡榮和小魚，是一對天真活潑的女孩子，才不過十四五歲，是去年春天才參加的，雖然在游擊隊中鍛鍊了一年多了，但畢竟年紀還小，還不失孩子的天真，愛玩愛鬧，她們是單純、勇敢、聰明而可愛的。當走到沒有人踪的曠野時，她們踏着那嫩綠色軟綿綿的草原，仰望着遼闊的晴空，便愉快得禁不住手舞足蹈起來，兩個人同聲唱着——

我們是革命的新女性，

我們是抗日衛國的急先鋒，

衝、衝、衝，

掙脫封建的枷鎖，

衝出家庭的牢籠；

飛、飛、飛，

壯志鵬程，

誓死做個民族的女英雄！

……

開始還低聲唱唱，漸漸地，便唱得忘形起來，把聲音逐漸提高了，冷雲忙走過去制止地說：

『喲，輕聲些，這是你們唱歌的時候嗎？難道你們竟忘了你們的任務；忘了敵人監視的耳目嗎？』

兩個人受到了冷雲的斥責，馬上警覺地把下半段更雄壯的歌句嚥回去了，隨着伸了伸舌頭。胡榮還辯白道：

『怎麼能忘呢？只是喉嚨癢起來了……』

『況且這野地裡空曠曠地，連個鬼也不見，唱唱歌又怕什麼呢？』小魚撒嬌地搶着說。

『別胡說了吧，你看不見「鬼」，「鬼」可看見你了呢，並且那樣的歌子也好隨便到處去唱嗎？』

胡榮和小魚承認了自己的冒失，於是沉默起來。

冷雲怕過分壓制了孩子們的熱情，便講了幾個笑話，笑聲在原野中盪漾。鴻雁掠過晴空，她們已經忘記了旅途的漫長，腳步更加輕快起來了。

約摸下午三點鐘左右，她們已經走了五十多里了。中途上，她們沒有休息，除了吃一點乾糧之外，也沒有正式打尖，而胡榮和小魚因為入伍不久，還不太習慣於長途行軍，腳步看來是有些沉重了。

『歇歇再走吧。』冷雲看了看太陽，還早得很，便領頭坐下來。她認為這裡是有七分安全把握的，過去大隊行軍時，常常在這裡搭鍋做飯，只是三個多月沒有來過了，情況有無變化，是無法估計的，因此，還不得不抱着三分的懷疑和警惕。

冷雲一休息下來，大家便都隨着席地坐下，她們倚着綠葉成蔭的楊柳閉起了眼睛。於是，胡榮和小魚又來了玩的興緻。她們便牽着手跑到江邊，一邊玩着那清澈的江水，一邊洗掉了滿臉的塵土和汗漬。

冷雲沒有睡覺，她不住地四處瞭望，在這特務網密佈的情勢下，她是不敢有一刻鬆懈的。

遠遠地一個趕牛的老頭從田壩裡向着村中走去了。

又一個放羊的青年農民穿過草原向北方消逝了。

冷雲想：『這都是耕作歸家的農民，不會是壞人的。』

這時，胡榮和小魚跳笑着跑回來了：

『那水真清得厲害，淺的地方連江底的石子都看見了，咱們用臉盆燒點開水喝不好嗎？』胡榮用探問的口氣對冷雲說。小魚忙又搶過來話頭：

『煮點飯吃可更美啦！』

冷雲一直微笑着看着兩個孩子洗得紅撲撲的臉，沒有即刻回答。她計算着：再走十來里，才能到三道河子，再搭船過江，再找下宿處，怕天就完全黑了，老鄉們一定都已睡下，又怎好燒火做飯去驚擾人家呢？同時大家一天沒有吃飯，的確是又飢又渴了。於是，她同意了小魚的提議：

『就煮點稀飯吃也好。』

冷雲的一聲應諾，全體響應，連睡覺的五個人全自動地起來了，於是淘米的淘米，架鍋的架鍋，拾柴的拾柴，一會的工夫，一個三根粗柳條築起的行軍竈便築了起來。再把帶來的一個臉盆放上，接着金黃色的小米便下鍋了，很快地米粒在沸滾的水中翻騰起來，飯香在開始向外飄散了。

大家注視着蒸氣騰騰的臉盆，等待着一個痛快的晚餐。

突然，冷雲發現西面大路上有一團蠕動的黑影，而且漸漸地近了，不過兩箭多遠的樣子，於是她迅速地發出警報：

『那邊有敵人來了，趕快把火熄滅！』

大家陡然一驚，連忙把一盆小米稀飯扣到火上，火立刻熄滅了。

『老師，你看，南邊也上來了！』小魚驚叫起來。

『東面還有一股呢！咱們往北跑吧！』胡榮提議着，但立刻憶起了：『哦，北面是大江呵！』

『不要慌，趕快預備好各自的武器，掩避起來，準備迎擊！』冷雲鎮靜地發下了命令。

每個人都抽出了懷裡的手榴彈，緊緊地握在手中，每人找着一根樹桿做掩避，小魚此刻已經鎮靜下來了，她注視着逐漸逼近的黑影，掂着手榴彈，狠狠地罵着：

『狗養的，你走近來就是這一下子，炸你個片甲不回！』

『靜靜地，不要作聲！』冷雲囑咐着，『我們的武器不多，聽我的命令，瞄準再發，不要浪費啊！』

三面的黑影很快地圍攏上來，多半是荷槍的偽軍，也摻雜些鬼子，每一股都有二十

個人的樣子。顯然地，分明是專爲她們而來的，但是他們只是端着槍向前衝來，並不發射。冷雲第一個投出了一顆手榴彈，立刻，正面的敵人有三個倒下去了。冷雲又把第二個手榴彈投向東面，並指揮着：

『小魚，向南投！』

炸彈爆處，三面的敵人都三三兩兩地倒下了，敵人暫時停止前進。兩分鐘後，敵人看看這邊沒有了動靜，便零星地放了幾槍助威，一面衝一邊喊：

『不要放槍，捉活的呀！』

在冷雲的指揮下，她們的手榴彈又擡出了三顆，敵人又一次的有了十多個的傷亡，當敵人第二次停止前進時，冷雲這邊的手榴彈只剩下三顆了，這三顆手榴彈用完時，勢必失去了抵抗的能力，要想衝出這三面包圍，也是不可能的了，敵人的兵力還有三四十呢。

這時的敵人，雖然繼續前衝，而陣勢已經大亂，口裡儘管嚷着要捉活的，在慌亂之中也開槍亂射起來。這時的冷雲和小魚便都負了傷。

小魚的傷在腿部，她沒有呻吟，在胡榮扶持之下仍在剛強地立着。冷雲呢？她自己沒有感到負傷，她心裡只在想着政委的話。大家看到她被血染紅了的左臂，都離開了樹桿的掩體，把她圍了起來。

胡榮悲哀的自語道：

『今天我們大家怕要同歸於盡了！』

『同志們，』冷雲突然現出了凜然的神色，悲壯地叫了一聲：『不成功，便成仁，我們決不做敵人的俘虜！』

『我們誓不做俘虜，就讓他們用亂槍打死吧。』是誰說了。

『不，我們的武器用完，便將無力抵抗，倘如打不死呢？』

『那怎麼辦哪！』小魚焦急地叫了。

敵人第三次向前衝來了，冷雲急忙命令着：

『把剩下的三顆手榴彈向着三個方向擲出去，瞄準……』

炸彈爆處，又是十幾個敵人倒下了。暫時又停止了前進。

『不成功，便成仁，我們不能凱旋歸去，只有光榮的赴死了。』冷雲大聲說着，她的臉上有一種不可侵犯的威嚴；聲音堅決而鎮定，『來，大家挽起手，隨我跳下去，與江水永生！』

八個人毫不猶豫的緊緊挽起了手臂，隨着冷雲迅速地向着泛濫的江水跑去。

敵人迅速地衝上來了。然而，當他們衝到江邊的時候，這八位視死如歸的女英雄已經挽着臂跳下江去，她們的尸體，很快地便隨着清澈的牡丹江水向東流去了。

○ 了來上衝地速迅人敵



小 妹 妹

小妹妹被俘的消息傳到五軍後，全軍同志都黯然了！這消息帶來了驚愕與不安，更帶來無限的悲惋。一開始，每個人都瞪起眼睛，驚慌地互視着，除了一聲驚叫之外，誰也不說話，彷彿說破了會更加于小妹妹不利的；逐漸逐漸地，很多人都把頭垂下去了，長吁短嘆配合着蹙足捶胸，有的人在低首漫步着，性子暴躁的則咬牙切齒，捏緊了鐵拳聲言要和鬼子去拚命，把小妹妹搶救回來。尤其是幾個女同志，失掉了小妹妹，像失掉了他們的靈魂一樣，他們在驚慌之餘，便互相埋怨起來：

『我說我去，你偏答應了小妹妹的要求，這下子，可一去不返了！』

『不讓她去行嗎？你看她急得那樣子。』

『就是因為她太勇敢了，才出了這事情，畏縮的人是決不肯冒險的。』

『總之，我們對她的愛護不夠，照顧不過……』

『……！』

你一言我一語地吵成了一團，感情比較脆弱的沒有心思參加這爭論，早已躺在鋪上

泣不成聲了。

秋風掃着落葉，夜寒逐漸侵襲上來，但是，今夜誰也沒有心思去燃點篝火，大家忍耐着秋夜的峭寒，偎在一起很早便睡下去了。夜是顯得這樣地淒涼！

淒涼的夜，漫長的夜呵！今夜，已經失却了往日的寧靜，細瑣的聲音不間斷地從失眠者的睡處發出，互相影響着，竟很少有人能够安然酣睡。

在敵寇瘋狂殘酷的追剿中，尤其在每年秋冬兩個艱苦的季節，抗聯同志的犧牲或被俘，是經常發生的不幸，本來值不得這樣地大驚小怪，惋惜和不安。可是，小妹妹却例外，她是大家的唯一的精神慰藉，全軍的愛的寄託者，像一個大家庭裡獨生的孩子一樣，有了小妹妹，全軍的生活便顯得充實和愉快，當她離開了隊伍的時候，大家的情緒便會陷入沉悶與空虛，小妹妹是掌握着全軍的神經中樞，小妹妹雖然不是軍權在握，不能發號施令，可是她的一聲號召，却可使全軍振奮，因之，同樣地，她的被俘使得每個同志都感到深深的惋惜和不安，也是必然的事。

的確，從小妹妹參加抗聯那一天起，就給整個隊伍增添了不少的光輝和生氣，她的勇敢，她的機智，曾經直接間接地教育了影響了好多落後的新隊員，使畏縮者變成了勇敢，勇敢的更加勇敢地去衝鋒陷陣；大家愛護小妹妹像愛護自己的武器一樣，有誰敢欺負小妹妹，大家就會群起而攻之的。

小妹妹姓甚名誰，沒有誰能叫得出，剛來的時候，她是報了名的，不但有名有姓，就連家鄉住處，也說得清清楚楚，可是誰也沒去注意它，『小妹妹』這個親暱的綽號一提出來，整個五軍便普遍地傳開了，而且很自然地成了永久的名字，於是她原有的姓名，竟如曠野裡的小樹，突然遭過了暴雨狂風，被連根拔去，彷彿她生來就沒有姓名似的，日子久了，連小妹妹自己，也幾乎把原名忘掉了。

小妹妹剛來的時候，不過十一歲，她那雙長睫毛的大眼睛，流露着無限的智慧，她聰明而且勇敢，嬌小而健康，尤其她那悲慘的身世，是引起全軍同志愛憐的因子。小妹妹的爸爸是一個伐木工人，媽媽是一個病弱的農婦，除了小妹妹自己，還有兩個勉強養活了的弟妹，一家四口過着窮苦的日子。忽然，日本鬼子來了，無緣無故地給爸爸加了一個『通匪』的罪名，當爸爸相率逮捕的鬼子掙扎爭辯的時候，鬼子一刺刀，爸爸便血流滿地地刺死在院心；緊接着，鬼子們輪流殺死了病弱的媽媽，摔死了七個月的小弟，房子被燒掉，六歲的妹妹竟也給嚇死了！這齣人間慘劇，小妹妹都一幕幕親眼看見，在她那幼小的心靈上，刻上了不可泯滅的創傷，同時更燃起了無邊的仇恨，這血海深仇，是永遠也不能在她心上泯滅的。

家破人亡之後，小妹妹整天瘋了一樣地哭鬧着，手握着火堆中扒出來的爸爸伐木的板斧，到處亂竄，誓為父母弟妹復仇！

三天以後，她便被一個隣舍帶到抗聯來，從此，她再也不哭了，立刻就成了全軍的小妹妹，而不久，小妹妹就變為一個最勇敢，最機警的小偵察員了，慢慢地，她更懂得了很多革命的道理。就這樣，她在同志們熱情的撫愛下渡過了五年極有意義的愉快生活，她感到這群哥哥姐姐們給予她的熱愛溫存比爸爸媽媽給她的不知要多多少倍；然而她卻從來不撒嬌撒癡，一個復仇的熱望佔據她整個稚弱的心，她經常天真地要求着：

『隊長哥哥，你給我一桿大槍吧，讓我去搗毀敵人的狗窩！』

『看你那末一釘點，搗得動嗎？』

『若不然，就發我一顆手榴彈也行，轟死幾個鬼子也好報報仇呵！』

『仇，大家天天在替你報呵，急什麼？』

『不，一定要用我自己的手弄死幾個鬼子才甘心呢！』

就在這復仇熱望的支使下，小妹妹完成了不少艱巨的任務。

最後這一次，小妹妹終於被敵人發覺而被俘了。

然而，當被俘的時候，她一點也不驚慌，她認為復仇的機會到了。

『你在那裡？叫什麼名字？』

『我是一個野孩子，從來沒有過家，我的名字就叫野孩子。』她鎮定地回答敵人。

『胡說，沒有家怎會長得大？』

『野草野菓把我養大的，樹林子就是我的家。』

『說實話饒你命，扯謊就砍掉你的頭！』敵人的譁譯聲色俱厲地嚇唬小妹妹，而小妹妹却聲色不動地冷笑了：

『我正餓得不想活了，砍頭嗎？隨便吧！』

『我們不忍無緣無故地殺你，你長得太漂亮啦！』鬼子指導官和譁譯同時在眉飛色舞地對小妹妹調笑，小妹妹兩隻美麗的大眼睛充滿了憤怒。

『喂，我問你，你跑到我們的防地鬼鬼祟祟地幹什麼？刺探軍情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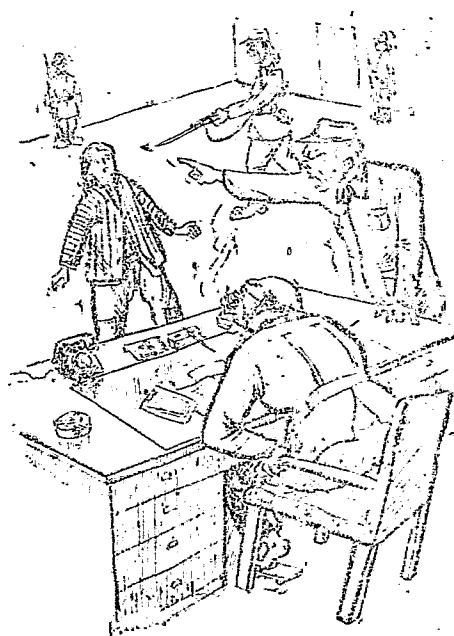
『看你們咋黑夜汽車送來那末多好吃的我想檢點洋撈，長這末大也沒吃過那樣好東西呀！』

『撒謊砍了你的頭，快說吧，是誰派你來的？』敵人的大巴掌向小妹妹飛來了，小妹妹一面躲閃，一面回答：

『是我的肚子派我來的，餓得實在難過呵。一到秋天，我就該挨餓了！』

一連五天，不管敵人怎樣逼問，小妹妹始終沒有變換口供。而五天之中，她却已和偽軍們處得很熟了。並且把這家破人亡的經過告訴了看守的王連長，在她的相處中她了解了王連長是一個勇敢熱情的青年，她用她那感人的聲態，聲淚俱下地敘述了她悲慘的童年，王連長竟被感動得落淚了！

敵人的謠言聲色俱厲地嚇唬小妹妹。



然而，她却把參加抗聯的一段秘密，巧妙地掩蓋起來了，她一口咬定她是一個野孩子，一直過着流浪的生活。

經過了十幾次的審問，小妹妹已是皮開肉綻了。然而她什麼也不承認，她裝做一個道地的野孩子，癡癡地避開關於『抗聯』的一切逼問，她說：

『我是個野孩子，土匪我也見過，一見他們的影子我便貓起來了，他們是捉不着我的。』

十幾次刑訊的結果，敵人是一無所得的，到最後，敵人的指導官淫猥地笑着：

『你想吃好的嗎？』

『想！』

『那末，做我的太太你願意嗎？』

『做太太？行。』小妹妹裝做迷惘而含羞地說：『只怕我小了，才十六歲呢！』

『不要緊，吃好的就會快快地長大的。』

『你不嫌我小就行，可是得先治好我的傷，傷好了才能做你的太太，不然就把我打死吧！』這個不怕死的野孩子嚴肅而堅決地提出了這個最後條件。

敵指導官無可奈何地接受了，吩咐醫生用一切方法使小妹妹的傷痕趕快地平復，他在焦急地然而又不得不忍耐地等待着洞房之夜。

從此，人人憐愛的小妹妹便做了敵人的上賓，慢慢地從和王連長的閒談中了解了他的部下大部份對敵不滿，於是，她開始了對偽軍的宣教工作，使偽軍仇日的情緒日益高漲，逐漸地和敵人離心離德了。

這一切都在秘密地進行着，敵指導官像蒙在鼓裡一樣。

十天過去，小妹妹的傷勢逐漸好了起來，她已經能很自如地行動了，敵指導官再也不能等待下去，於是，就在一個晴明的月夜，治備下豐盛的酒席，舉行了隆重的婚禮。小妹妹裝束得花一樣地美，在熱烈的慶祝中和敵指導官成親了，小妹妹是那樣天真爛漫地和新郎挽着臂走進了金碧輝煌的臥室。

王連長用惋惜的目光一直把她送了進去，然後，奉命把步哨放得很遠很遠。

小妹妹失蹤已經半個月了，五軍同志們的懸念是與日俱增着，每當和敵人血戰之後，他們更會懷念起小妹妹來，小妹妹那雙智慧的大眼睛，那堅決而天真的話語，那小英雄的勇敢敏捷姿態，以及那嘹亮而愉快的歌聲……。

這一切景象都成過去，這一切都變成了痛苦的回憶，小妹妹是一去不返了。大家都斷定：小妹妹早已是氣化清風肉化泥了，想找到她的尸骨都已成爲不可能了，因爲他們已經竭盡了他們搜尋的努力。

天東方現出來黎明之光，是一個暗好的秋晨，五軍的同志們正在早操的時候，突然聽到了遠遠的一聲呼喚：

『小妹妹回來了，小妹妹報了仇回來了！』

分明是小妹妹的聲音呵，分明是小妹妹愉快得發顫的呼喚呵！大家停止了操練，驚愕的聳起耳朵，把視線集中到呼喚的方向，在兩箭多的草地上，正有一個花一樣的女孩子飛奔而來，那不正是小妹妹嗎？不正是失蹤已久的小妹妹嗎？有些同志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然而那愉快的聲音多熟悉呀！『小妹妹勝利回來了，小妹妹報了仇回來了！』

小妹妹燕也似地飛來了，燕也似的撲來了。頭上的大紅綢結在烏黑的短髮上招展，紅旗一樣。

大家樂花了眼睛，樂昏了頭，樂出了眼淚，他們簡直無法表示對小妹妹的歡迎了，他們把她舉在頭頂，擲在空中，甚至抱在臂裡。當熱情稍微冷靜下來的時候，才忽然憶起地問小妹妹：

『小妹妹，你怎麼打扮成這個樣子呵？』

當大家的熱情稍微冷靜下來的時候，才忽然發現，從小妹妹來的方向，正有一大隊武裝的偽軍向五軍的防地跑步而來，這時大家才丟開了花一樣的小妹妹，操起各自的武



……予中室在鄉，頂頭在舉被又妹妹小，是於……

器準備迎擊，他們肯定而驚慌地說：

『敵人來追捕小妹妹了，趕快把她保護好！』

『不是的，』小妹妹脆快地笑了，『他們是反正的偽軍，和我一道來的一個連。』

『怎麼？』大家都用懷疑的眼光看了小妹妹一眼，隨后，都準備好武器迎了上去，並嚴密地警戒起來，而花一樣的小妹妹已被哥哥姐姐們監視上了。

『我用刺刀殺死了鬼子指揮官，發動了全連的譁變，這就是我半個月的成績。』看，他們不是把幾個鬼子全綁着送來了嗎？』

王連長命令全連在距五軍防地一米達的地方停下了，把槍舉在頭頂，他自己先把幾個活捉的日本軍曹送了上來，事實證明了，小妹妹沒有說謊，這行動也沒有任何陰謀，她是始終忠實于祖國，始終忠實于抗聯的。於是，小妹妹又被舉在頭頂，擲在空中了，小妹妹頭上的大紅綢結脫落了，小妹妹把它執在手中迎風搖曳，好像一面紅旗在向着反正的偽軍召喚。

然而，不幸的是，半年以後，小妹妹终于在鏡泊湖中的一次戰役中犧牲了！直到現在，勇敢機智的小妹妹，還活在抗聯同志的心中。

民族女英雄李秋岳

三〇

在通河的一片茂密的楊草甸子上，新建起一所矮矮的草蓬，它隱蔽在高可三四尺的茂草叢中，假如不是站在高地瞭望，是很難發現這個神秘的所在的。

在這個神秘的草蓬裡，住着神秘的人物李秋岳，在做着神秘的工作。

從她到通河那一天起，敵人的特務便佈下了密網，以公開與秘密的兩種方式在獵尋着李秋岳的行踪，搜查、懸賞、貼佈告：『捉到李秋岳的重賞！』『隱藏小黑李的殺頭！』

在這種情況之下，李秋岳——這個韓國的女革命者，爲了迅速的進行工作，爲了不連累可愛的群眾，她不得不把她的工作機關設在絕少人烟的草原上，她和另外兩個共同工作的伙伴，用自己的手拔下青青的茂草，再用自己的手建築起這所臨時的草蓬，而後便很安心的積極工作起來。

是炎熱的夏天，雖然是在四無遮掩的曠野裡，空氣却很寧悶，因爲她們的草蓬是埋在茂草之中的，同時，爲了不給敵人的嗅覺嗅到這個神秘的機關，她們很少出來換一口新鮮的空氣。對其當酷熱的中午時分，那低低的草蓬裡，悶熱而窒息，她們不斷地流着

汗，而且喘息着，火一樣的太陽烤着她們的蓬頂，那剛剛脫離了土地的青草發散着清香，然而熱烘烘的潮濕的氣息，沒有風，沒有流暢的空氣，更難得到一點解渴納涼的清涼飲料，雖然附近有清清的溪流，可是她們却不敢輕易去汲取。她們埋頭於這原野的草蓬裡，正像囚徒幽禁在監牢中一樣，雖然外面有的是自由，有的是空氣，然而這自由與空氣是不屬於她們的。

爲了工作，爲了理想，爲了東北和朝鮮的受難同胞，她們忍受這一切，毫無怨尤的忍受這一切。

是一九三七年，東北淪陷在日寇的鐵蹄下足足六個年頭了，東北人民已經渡過了悠長的苦難日子，這苦難究竟還要接受多久呢？李秋岳也不敢做肯定的回答，她只抱着一個信念：『民族革命成功的日子，便是東北人民解脫苦難的時候，而苦難時期的長短，是要以工作的努力程度爲轉移的，我們這些抗日的革命隊伍，掌握着東北人民的憂患與幸福，同時也掌握着朝鮮人民的憂患與幸福，被奴役的東北人民解放之日，也就是朝鮮民族解放之時，我們要不惜任何犧牲，不怕任何艱苦，把我們的生命交給偉大的革命，交給這塊可愛的土地，交給這塊土地上可愛的人民，用鮮血和頭顱去換取未來的自由與解放！』

她用這信念經常在鞭策着自己，同時也用這信念經常督促着和她一道工作的同志

們。

她是一個個子不高，膚色很黑，富于健康美的韓國女孩子，她具有剛毅而倔強的個性，同時也具有母親一樣的慈愛心腸，她愛護別人甚于愛護她自己，把別人的苦難當做自己的苦難一樣，在學校裡，同學們都緊緊地團結在她的周圍，她常是把自己的午餐費節省下來給貧苦的同學購買文具，因之，一般貧苦的女孩子更加倍地尊敬着她。

她是全班同學的大姐姐，又是全校同學的小先生，她用她那生動，流暢的講詞教育着大家，每次講演競賽的時候，她總是全校之冠的。而當她接受了革命思想之後，她的演說就更加生動，更加深刻，更富于煽動力了。每當她講到祖國的命運時，便悲憤得揮淚而道，聽者是用低低的啜泣擁護着她的，而當她講到光明的未來時，人們的感情立刻又會被她拉向美麗的春天了。因此，在學校裡，她是一個被學校當局注意的人物，在社會上，也是被日本人視為危險份子的。

引導李秋岳走上革命道路的是楊林同志，他是她一條戰線上的朋友，是革命同志，同時也是她的導師，而後來便成為一對志同道合的愛人了。他們的愛情建築在革命的事業上，基礎是穩固的，除非某一方叛變了革命，他們這有機的連繫是不會中斷的。從和楊林戀愛之後，李秋岳便感到她的理想找到了歸宿，她的工作找到憑依了，她愛他，更尊敬着他，她感到在楊林同志正確的領導之下工作，永不會疲倦，更不必擔心發生什麼

嚴重錯誤；而在他的愛的灌溉中，她將永久地愉快積極，永久的年輕。

可是，在他們戀愛不久，當楊林同志的活動威脅到了日寇在韓國統制的時候，他便不能再容身於自己的祖國，於是在通令逮捕他的緊急情況之下，他機警的逃脫了，臨行時留給李秋岳一個條子，告訴他他去的方向，並且叮嚀着：

『假如妳站不住腳的時候，就去找我，不過，但能堅持，還要儘可能地堅持，一切聽命於組織，萬不可爲了私人的留戀而放鬆了祖國解放的責任，祖國是需人的啊！』

李秋岳收到這個條子之後，她沒有哭，無限的憤慨燃燒着她爲祖國自由而奮鬥的熱情，從此，她更加積極地，也更加警惕地工作起來。

沒有多久，她也竟像她的愛人一樣，被登上了黑名冊，奴才主——日本人正準備逮捕她的時候，她得到了組織的通知，不得不脫離了溫暖的家，拋棄了被奴役的同胞，踏上航向中國的輪船。當她航行在鴨綠江上的時候，她的感情是激動的，她依戀的望着祖國的峯巒，望着鴨綠江的波濤流下了惜別的淚，她淒楚地低聲唱着：

別了！風光綺麗的祖國

別了，碧波蕩漾的鴨綠江！

別了，母親和朋友

別了，祖國被壓迫着的人群

你們同我一樣

是一群失去了祖國受着雙重壓迫的奴隸

你們同我一樣

是一羣無辜的可憐虫

長期的奴役喚起了我們的覺醒

我們要光復故國

我們要擺脫這無盡期的苦刑

我們要求翻身

我們要求解放

我們要掙斷這無情的鎖鏈

起來，祖國被壓迫的奴隸們

我們的熱情如海潮

我們的力量似鋼鐵

我們要團結一致

握緊鐵拳

打倒萬惡的日本侵略者

如今，我懷抱着滿腔的熱血

遠涉重洋

投奔到他鄉，異國

他們一樣是被雙重壓迫的民族

他們一樣是被帝國主義侵略的國度

那裡有正義和真理

那裡有爲民族解放而戰鬪着的朋友

我將和他們一道

去戰鬪，去流血

爲爭得被壓迫民族的獨立

爲換取祖國的光復

爲勞苦大眾的翻身

情願拚掉頭顱

流盡最後一滴血

她淒楚地唱着悲壯的歌子，抱着凌雲的壯志，伴隨鴨綠江碧澄的波濤，到達了中國，在雲南講武堂找到了楊林同志，這時她是十七歲。

在中國大革命時期，楊林同志和李秋岳深知韓國的解放是與中國的革命成功不可分離的，祇有中韓兩國人民緊密團結起來，才能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因此他們夫妻就一起到了廣州，參加了中國革命，楊林同志就在黃埔軍校擔任教官，他竭誠効力來教育着該校的學生，而他們同時又領導着當地韓國革命青年，從事祖國光復的艱苦工作。他們在這個時候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北伐時楊林同志率軍北進，英勇戰鬪，而李秋岳也隨軍進行宣傳工作，以韓國亡國的痛苦來喚起中國人民，爲自己國家的進步而奮鬥，大革命失敗後，在黃埔軍校學習了一個時期之後，便又同楊林同志一道去莫斯科學習。一九三二年，回到中國來，秘密活動於白色恐怖的哈爾濱，楊林同志曾擔任中共滿洲軍委書記。當時秋岳同志對東北婦女工作曾提出了許多意見，自己決心從事於婦女解放運動，後來楊林同志被調到中央蘇區任補充師師長，而李秋岳同志則被派至珠河反日游擊區擔任中共區委書記，開闢婦女工作，於是，這一對夫婦便又賦別離了。對於這樣的別離，他們並不感到難過，他們想，爲了革命，爲了被壓迫民族的自由解放，輕輕的別離又算得什麼呢？不久以後，就又会重相聚首的。

然而，不久以後真的重相聚首了嗎？沒有啊！非但沒有重相聚首，而且永遠也沒有聚首的機會了！我們的楊林同志，竟在雪山草地的長征時，犧牲在中國的土地上，犧牲在『同是被壓迫民族』的『閹割』中。

李秋岳呢？她是勉強地抑止了這個慘痛的永別，增加了一種新的仇恨，繼續死者的遺志，更加努力地工作起來，她認為這就是對於楊林同志的最大的安慰與紀念，她經常的自慰着：『要求得祖國之解放就要有犧牲，沒有熱血和頭顱換不來全民族的幸福，死了一個楊林，將有無數的楊林再起，革命者是剿不盡殺不絕的，在祖國未解放，無產階級革命沒有成功以前，休想享受個人的幸福，一個個人又算得什麼！』

和趙一曼同志一樣，李秋岳同志不久便成爲珠河反日游擊區的婦女領袖，調到通河的時候，是一九三七年的夏天，就在那所用自己的手建築起來的茅蓬裡，開始了她艱苦的工作。

突然，意外的事件發生了，她們的草蓬竟被一個韓國叛徒發現後，向敵告了密，於是在一天的黎明時光敵人來逮捕她們，李秋岳同志在這樣的生死關頭，她仍沒有忘記保存幹部，保存文件，當她發現了來逮捕的敵人時，她機警而迅速的掩蔽那兩個和她一道工作的同志先行逃脫了，她自己却爲了埋藏黨的文件僅僅遲走了一分鐘，便不幸被捕了。

被捕以後，她被解到敵人的特務機關，敵人開始了對她的審訊：

『你就是小黑李嗎？』

『是！』

『你是韓國人嗎？會說中國話？』

『是！會！』李秋岳毫無懼色地怒視着敵人回答。

『你爲什麼跑到滿洲來進行破壞活動呢？』

『共產黨是不分國際的，全世界無產階級都是我們的朋友，滿洲人民更是和我們同一命運的。』

『你是共產黨員嗎？』

『是的，一個光榮的布爾什維克！』

她理直氣壯地回答，傲然地怒視着敵人，敵人戰慄了，他不安的站起來自語着：

『啊，原來也是超一曼一流人物呵！』

敵人感到用硬的手段是難以使她屈服的，於是變更了另一個方式，他諂媚地說：

『我們非常敬佩你的英勇，你是韓國的女英雄，現在請求你，祇要你能答覆我們關於抗日聯軍的幾個重要問題，我們是決不加害於你的。』

『我什麼也不知道！』

『一個英雄是應該寬宏大度，坦率直爽的，使用欺騙是英雄的恥辱！』

『對待敵人使用欺騙，正是我們革命者的光榮，我將一直欺騙到底！』

『到底嗎？』敵人的眼睛紅了。

……全世界勞苦大眾，團結起來，堅持下去，流盡最後一滴血，也不向敵人低頭！



『到底！到底！』她堅決的說。

『好，看妳能不能堅持！』

於是，灌凉水，上大掛，種種難忍的非刑立刻施於李秋岳同志身上，她一聲不響地忍受着這一切難忍的痛楚，曾經幾次的昏厥過去，但始終沒有吐出抗聯的一字機密，她是堅持下來了。使得敵人對她一籌莫展。終於，經過了十幾次的刑訊之後，她被解赴刑場，在就義之前，敵人最後一次地要求她：

『還是請妳做最後的一次考慮！』

『沒有任何的考慮，要殺就殺，廢話少說吧！』

敵人還在無恥地哀求着，最後，李秋岳同志連聽也不屑聽了，她悲憤地喊起口號：

——全世界勞苦大眾，團結起來，堅持下去，流盡最後一滴血，也不向敵人低頭！

——英勇戰鬥，為我們的民族爭取解放，為死難先烈復仇！

——打倒侵略者，推翻侵略者的走狗，爭取做世界的主人！

——中韓兩國人民團結起來，爭取自己的解放！

——共產黨萬歲！斯大林同志萬歲！毛澤東同志萬歲！

抗日聯軍萬歲！萬歲！萬萬歲！

一顆子彈擊中了李秋岳同志的咽喉，從此，這位韓國女英雄便帶着三種仇恨，永訣了她捨不得離開的勞苦大眾！終於和楊林同志一道了！

王勤夫人

四二

王勤在小興安嶺的山溝裡差不多渡過了十幾年的時光，雖然是依伴着綠水青山，茂密的松樺，却是永遠的窮苦，一直過着原始的簡單生活，這一帶的居民大部是靠伐木爲生的，王勤也不能例外地做了伐木工人：他憑依了超人的臂力，用極高度的勞動力賺取着衣食，可是就這樣也還不能換得一家的溫飽，他住的是自己用樹桿架起的小屋，穿的是僅能遮體的破衣，經年累月地吃着粗糙的高粱小米，夏天還可以挖些野草野菜，一到冬天，便只有就着清淡的鹽水下飯了。

王勤的老婆是一個精明强悍的女人，像她的丈夫一樣，有着過人的勞動力，她不但燒茶做飯，撫老育幼，管理着一切家務，還能把剩餘的精力，去幫助丈夫做一些重的勞動，譬如伐木，劈柴，揀東西，她的勞動效率並不下於一般的男人，她能揀一百多斤的東西走二三里路，中途並不休息，她積極地勞動着，幫助丈夫撫養年邁的父母，她不忍使得丈夫過分的勞累，不到精疲力竭的時候，她是很少休息的。然而，過度的辛勞使得她早衰了，還不到四十歲便已駝背，頭上也發現了不少白髮，幾次生產，都由於孕中過

度的勞動，影響了胎兒的正常發育，孩子生下不久便死了。夫婦倆常爲此而嘆息，尤其是兩位年邁的老人，更感到了暮年的孤寂。因此，當王勤夫人懷了最後一個孩子時，王勤便決心不使她再多勞作，竭力地保護胎兒；十個月當中，王勤夫人只在家裡做些輕微的勞動，不再到森林伐木了。

果然，這最後一個胎兒生下來的時候，比前幾個壯大多了，於是，這個男孩就在一家入珍惜之下免強的活下來，當這一雙父母勞作之餘，無限疲憊的時候，這孩子便會得到充分的撫愛，而成爲這個窮困勞苦家庭中唯一的慰藉了。

孩子剛滿五歲的時候，日本鬼子就侵佔了東三省，不久，這個森林地帶也竟變成了敵人的勢力範圍，從此，居民的生活更加貧苦起來，他們整天在鞭笞之下爲敵人伐木，吃不飽穿不暖，失掉了一切自由，挨打受罵成了家常便飯，他們蒙受着這樣的凌辱與迫害，真有度日如年的苦楚，王勤的父母就在這飢寒交迫的威逼下相繼去世了，王勤夫婦憶念着因飢寒而死的老人，看着那在苦難中偷生的孩子，常常相對流淚，由此，對於異族的侵略，便生長了強烈的仇恨。他們總在想着一個報復的辦法，然而，森林裡的居民太少了，即使全體組織起來，也還是過於勢單力薄，不足以對付強敵的。

抗六軍，這一支人民軍隊，爲了解脫民族的災難，驅逐民族的大敵，他們已經建立了不少功勳，現在開始在這森林地帶游擊了。當他們活動到這山溝裡的×村時，王勤

夫婦便把復仇的希望建築在這支隊伍的身上了，王勤和老婆商量便自動參加了抗六軍，擔任了後勤的工作，夫婦倆抱着爲民族復仇的意志和犧牲的決心，積極愉快的工作着，從此，除了孩子之外，他們的生活中又增添了一層安慰，他們感到活得更充實更有意義了。

遙望着那光輝的前途，王勤夫婦寄託着無限的希望於這支人民的軍隊身上，他們看着抗六軍那種艱苦奮鬥的精神，和鐵一樣的紀律，更相信了他們無邊的威力，他們確信這支人民的軍隊會把這地獄裡的居民解救出來的。遺憾的是他們的兒子太小了，整天地盼着兒子快快長大，好接續他們的工作，因爲他們也知道消滅強敵並非一日之功，需要做長期的準備的，何況失地收復之後，革命還未必成功呢？可是夫婦倆都已到了衰老之年，王勤已經是五十歲的老人了，王勤夫人雖然小於丈夫十歲，然而由於飢寒和勞碌，體力是一天天地衰弱下去，於是，他們的兒子便成了他們唯一的寄託者，他們希望着當他們老邁不能工作的時候，兒子能把這艱巨的任務擔當起來，因之，從兒子懂事的那一天起，便灌輸給他如何仇視敵人，熱愛祖國和窮人的思想，並經常地囑咐兒子說：

『這些事只能聽在耳裡記在心上，可不能隨便亂講呵，倘如鬼子問你什麼，你就說一概不知，要是說出一個字，咱一家的性命就保不住了。』

孩子是聰明聽話的，他答應着，把父母的話牢牢地記在腦裡，從不洩露一句，他的

智慧也隨着年齡的增長在飛快地進步着，對任何不熟悉的人都抱着懷疑和警惕，當抗聯同志來到他家的時候，他也採取着同樣的態度，抗聯同志常常故意問他：

『你知道我們是幹什麼的嗎？』

『不知道。』

『你是哪國人呢？你愛中國嗎？』

『不知道。』

經過了無數次的考驗，這孩子只是裝痴撒謊，不吐露一句實話，『不知道』成爲他唯一的回答了。

王勤夫婦放心了，他們確信兒子一定會不負他們的期待的。於是就更加耐心地教育着他們唯一的兒子。

敵人爲了保護木業，對付抗日聯軍的襲擊，成立了山林警察隊，駐在王勤附近的村子裡，日夜地出來騷擾，巡哨，就在這時候，王勤得病死了，剩下了孤兒寡婦，度着淒涼的歲月，這時的王勤夫人已經四十多了，兒子也已十歲，爲了撫養孩子，並進行工作，她克制着自己的悲哀，照常的工作照常的勞動着。抗聯的隊伍每次到這裡來時，都是食住在她家裡，她不怕任何危險和勞累，爲掩護同志們而不眠不休，她的機警細心，使抗聯同志的生命得到了安全和保障，可是有一次她竟被敵人發覺了破綻而被捕了。

敵人用嚴刑拷打着她，逼問着游擊隊的去向，她寧使頭破血流，刑傷遍體，也不肯吐露一字，她是決心和敵人拚了。最后敵人欺騙她說：

『你的兒子什麼全說了，現在只要你也照本實說，便馬上放你回去，你的兒子快哭了，看在你兒子的面上，我看你還是說了吧，免得受皮肉之苦，鬧得母子分離呵！』

一提到兒子，她的確難過極了，想到她被捕時兒子的驚哭，想到這幾天兒子無依的恐怖的生活，她的心快痛裂開了，可是，她却極端的相信兒子絕不會吐露秘密的，幾年來的訓練和考驗，她有這樣的確信。於是她頑強的說：

『一個十來歲的孩子你們又何必去爲難他呢？我的事是瞞不過我的兒子的，那末，好吧，你許把我的兒子也抓來，他如果當我的面供出一點什麼，我即承認，就是殺了我們母子也沒有涵怨，現在就請你們把他抓來叮堂吧。』

王勤夫人企圖把兒子抓來和她一道坐牢，免得母子分離，孩子沒人照顧，因此，她再三要求着。

可是敵人却沒有那樣做，他們會到她家裡去搜查過，一點證據也未搜到，尤其那孩子，竟是一問三不知，這頭腦就像一個小傻瓜似的。敵人絕望了，押了十天只好放她回去。王勤夫人帶着很重的刑傷回到家裡，她的兒子却在隣舍的照顧中生活得很好，只是消瘦了些。孩子哭着向她要求：

『媽媽，以後你到那去我都跟着，就是你死我也和你一道，媽媽，這幾天我好怕呀！』

『好孩子，以後媽媽永不離開你就是了。』

真的，從此母子倆就再沒有離開。

敵人的燒殺和搜捕一天比一天嚴重起來，以至王勤夫人再不能在X村住下去了，於是她便犧牲了破敗的家，帶着她唯一的兒子隨着抗六軍到處活動，她把抗聯當做了自己永遠的家，把整個的生命也交給這個家了。她願她的兒子在抗聯的培養教育之下，將來成為一個勇敢忠貞的革命戰士。

一九四〇年的冬天，敵人發來大兵，進剿小興安嶺的抗聯根據地，因為在這山林裡他們吃虧太大了，爲了消滅頑強的抗日聯軍，補償過重的損失，他們集中了兵力日夜追剿，敵僞軍所過之處，便進行着瘋狂的屠殺，正像一匹垂死的野獸似的，他們掙扎的眼睛都紅了。

抗六軍的隊伍，像鋼鐵一樣，絲毫不爲這重兵所懼，他們且戰且行着，在冰天雪地裡發揮着他們奇勇的戰鬥力，王勤夫人也並不示弱地跟隨着隊伍行軍，她永遠牽着兒子，時刻都不脫離。

不幸的是，在一天大雪之後，她和兒子掉隊了，山裡的雪深及腰部，積雪埋斷了

路，她迷失了方向，正在摸索前進中，一隊敵人追了上來，就這樣母子倆束手就擒了。

被擒以後，敵人拷問她：

『你們的隊伍朝那個方向跑了？』

『不知道！』王勤夫人咬着嘴唇忍耐着鞭打的痛楚回答。

『說了就放了你。』

『沒有什麼可說的，我是老百姓，什麼也不知道。』

『胡說，上次錯放了你，你當我不認識你嗎？』一個敵軍怒冲冲地說，又打了她一

個嘴巴。

『我可不認識你呢，我是個好老百姓呵。』

『不承認嗎？來，拷打她的兒子！』

王勤夫人眼看着她兒子被按倒地上，受着無情的拷問，她的淚像泉水似的湧流出來，這時敵人又給了她一個嘴巴，打得她的臉熱辣辣的發燒，頭一陣昏眩，便栽倒了，當她醒來的時候，只聽見兒子淒慘的呻吟，她的淚又掉下來了。她心疼的想抱着兒子痛哭一場，却又怕軟化了兒子的堅決意志，於是她把心一橫，擦乾了眼淚，怒視着如狼似虎的敵人，再也不哭了。

『還不說嗎？不說就打死你的兒子。』

『隨你的便，欺侮弱小，算得什麼英雄，你們這群狼心狗肺的東西！下得手就把我們母子一起殺死吧。』

敵人冷笑一聲，又把那遍體鱗傷的孩子暴打一頓，並追問着：

『快說，你這個小抗日軍，你們的隊伍朝那走啦。』

『不知道，不知道呵！』孩子噤叫着。

『不說可要打死你了！』

『打死我也不知道呵，要殺就快點吧。』

王勤夫人的神經已被仇恨燃燒得麻木了，她看着兒子被暴打的慘象，聽着兒子淒厲的叫聲，一點眼淚也沒有，『打死我也不知道呀，』是多們可愛多們英雄的表現呵，王勤夫人對兒子的堅決感到了無尚的光榮和驕傲。

敵人束手無策了，他們對視很久，終於下了最後的命令：

『殺死這個小抗日軍，看她還說不說。』

一把明亮奪目的刺刀向孩子的咽喉刺去，鮮紅的孩子的熱血立刻染紅了地上的白雪，這個勇敢的小生命從此停止了呼吸。王勤夫人立刻撲倒孩子的尸體上痛哭起來。

敵人舉着刺刀向她威嚇道：

『快說，不說就讓你跟你兒子死在一道。』



，的仇報們我給人的萬成千成有會……

！吧應報着等們你



『我什麼也不知道，殺就殺吧，難道你姑奶奶還怕死嗎？你殺死我們一個兩個，會有成千成萬的人給我們報仇的，你們等着報應吧。』

在王勤夫人的叫罵聲中，鬼子的刺刀結束了她的生命，她的血和兒子的血交流了，地上的積雪也被沸騰的熱血融化了，王勤夫人母子二人舒展的躺在血泊中。

一個被抓來當兵的僞軍，爲這一群殺人的兇手激怒了，他看着自己的同胞死的如此壯烈而悲慘，他幾乎痛哭失聲，於是在敵人正殺人殺得瘋狂的時候，他隱藏在大樹後面，待敵人走遠了，他才偷偷出來，用自己的手捧着潔白的雪掩埋了兩具可敬的烈士屍體，然後他便投奔抗日聯軍去了。

裴大 姐

五二

從她參加抗聯的那一天起，人們便以裴大姐這個尊敬的代名詞稱呼着她。那時她已經將近三十歲的人了，在女隊員當中，她要算是最年長的一個，她的性格明朗，有着孩子一樣的熱情，天真而坦率，假如以她的性格來估計她的年齡，頂多也不過二十二，然而，衰老的皺紋已經輕輕地劃上她的眼角了，在她參加抗聯以前，她是曾經渡過了一大段不愉快的生活的。

裴大姐小的時候，是有着一個比較美滿的家庭的，當日寇把她的祖國——朝鮮——化為殖民地之後，她的家庭便隨着祖國的淪亡而沒落了，裴大姐的父親原是一個革命的工人，在那白色恐怖的殖民地裡，他再也無法安居下去，因之，他便不得不遠離祖國，攜眷逃到中國來；隱居在東北的僻靜農村裡，租種幾畝稻田勉強糊口，企圖待機再起，去收復祖國的土地。

他們在東北的農村裡住久了以後，便感覺和這塊肥沃的土地難捨難分了，然而生活却像一條無情的鎖鍊，緊緊地勒住了一家人的咽喉，雖在父子們的耕種之下，辛勞終

年，換來的却是鞭笞與飢餓，苛重的地租，剝削着他們的收穫，使得全家得不到溫飽，於是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爲了減輕家庭的負擔，便把他們唯一的女兒——裴大姐倉卒地嫁了出去。這時的裴大姐才只有十三歲，體格却像成年的大姑娘了。

幼小無知的裴大姐，脫離了啼飢號寒的家庭，做了新嫁的少婦，丈夫却是一個大她二十七歲，和她父親年齡相仿的佃農，他的性格粗暴，胆小怕事，體格也不健康，牛馬一樣的勞動和地主的壓迫，使得他經常擺着愁苦的脸，對裴大姐雖不打罵，可是那種沒有一點歡笑的家庭生活，够使裴大姐苦痛了，她那愛說笑笑熱鬧的天性，被壓得簡直喘不過氣來，只有當她偶爾回到娘家的時候，才能享受到一點家庭的溫暖和父母的撫愛，也只有當她偶爾回到娘家的時候，才恢復一下她孩子般的天真，但這種日子是不可多得的，她無法擺脫給丈夫燒飯的責任，從嫁過去以後，她是很少在娘家留宿的，生活雖比在娘家充裕了些，可是精神却是永久苦悶，像被判了無期徒刑的囚犯一樣。

然而，她能埋怨父母嗎？她能把她苦悶向父母申訴嗎？她知道倘不是爲了生活的逼迫，父母是決不會忍心使她早嫁的。

早婚的裴大姐，害了不孕之症，十幾年當中，她沒有生過一個孩子，頑固的丈夫整天的嘮叨着，埋怨她，爲了這她受了不少的委屈。就這樣幽囚的日子裴大姐足足過了十六個年頭，當她二十九歲的時候，丈夫已經是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了。

暮年的丈夫，在耕作之餘，更加感到孤寂了，於是他的怨言更多，對費大姐的態度也更加粗暴起來，他是急切地需要一個孩子接續他的宗嗣的，他常常怨罵着妻子：

『你這個不會下蛋的母雞，我養着你可有什麼用呵，白糟塌了糧食，乾脆殺了吃肉吧。』

『養孩子也不是一個人的事情，你公雞不中用，可叫我母雞怎麼下蛋哪？你這個糟老頭子，我若要養應該先拿你開刀才對！』

這樣滑稽的爭吵，是經常發生的，費大姐感到生活的乏味，自己也常以不能生育爲莫大憾事，她想，假如有個孩子，生活便光輝多了，丈夫也再不會蹙眉嘆氣，牢騷滿腹，這樣不愉快的日子，實在不如結了好呢。

當日本鬼子侵略了東北之後，費大姐的精神找到了寄託和安慰，她和父親，兄嫂以及兩個弟弟一道參加了日益壯大的抗日聯軍，從此，她再不盼望孩子了，一個爲解放民族的熱望，佔據了她整個的心，尤其當她的父兄相繼犧牲了之後，在那個解放民族的熱望之外，更增添了爲父兄復仇的決心，開始，她爲了不忍心拋棄老邁的丈夫，她沒有隨着父兄們參加到隊伍中去，只是偷偷地背着丈夫爲軍隊縫洗些衣服，可是有一次這工作被丈夫查覺了，竟遭到了強烈的反對，甚至還給了她難堪的侮辱，老頭子罵她：

『你給哪個野漢子縫衣服呀？難道你叫我做王八不成嗎？拿走，趕快拿走！再縫我

就剝了你的手指頭！」說着，就奪過了裴大姐手中的襯衫撕成碎布條條丟在地上了。

裴大姐氣得抱着衣服痛哭起來，她恨透了這個頑固的老頭子，她邊哭邊回罵着：

『你這個老而不死的廢物，想約束我的自由嗎！那可就休怪我心狠了！』

突然，她站起來，抓起那件被撕破的襯衣，飛也似的跑到駐在村西頭的游擊隊裡，死也不肯回去了。

老頭子追了半天，自然追不上，只得嘆氣而回，去過他那殘喘的生活。

從此，裴大姐便踏上了革命的大道，開始了嶄新的生活，她再也沒有苦悶了，完全恢復了本來的性格，成爲一個極端樂觀的人。除了當她聽到弟弟犧牲了而大哭一場之外，她是從不流淚的，不過那也只是暫時的悲痛，這些親屬的犧牲她都認爲是朝鮮民族的光榮和驕傲，由於這種犧牲，更堅定了她爲中韓兩民族奮鬥的意志，她認爲中韓兩民族是唇齒相依的，折倒了兩民族共同的敵人，中韓兩國便會同時獲得解放，那時，她便有了歸返祖國的希望了。

一到游擊隊，她便積極地練習戰術，他射擊的技術是很準確的，因爲小時候曾經跟父親學習過，當游擊隊每次與敵交鋒時，都可以看見她高大的身影在最前面衝殺，還常常帶着女游擊隊員們單獨作戰，她的勇敢是可與所有勇敢的男同志們並比的。

三天沒有戰鬥，她便會感到無聊了，她喜愛熱鬧，整天裡滿面春風地和大家談談笑

笑，隊伍裡有了她，便特別顯得生氣勃勃，當她有了特殊的任務暫且離隊時，大家就都像丟掉了什麼似的，驟然空虛寂寞起來。全隊的同志都尊敬着她，親熱的稱她爲大姐，從到抗聯的第一天，她便失掉了原名，成爲所有同志們的大姐了。

她具有着濃厚的階級的友愛，對所有的同志都一樣地關心愛護，正像對待自己的弟妹妹一樣，在同志們生病或負傷的時候，她常常是犧牲自己的睡眠照顧着他們，飲食冷暖，她都是十分細心的，因此，她在游擊隊裡是建立了無比的威信。

有一個時期，因爲她的身體不好，派她担任抗六軍被服廠廠長的工作，爲的是使她留在後方可以得到一個休養的餘裕，可是，她却過不了那種沒有戰鬪的生活，終于，在完成了第一個階段的任務之後，便積極地要求調到前方來了。

在抗六軍她會一度結婚，丈夫是一個新參加的知識份子，在抗六軍中担任着政治工作，她本沒有結婚的要求的，可是由於對方的熱烈追求，她便只好答應了。但對於丈夫的一切她是沒有很深了解的。

新婚不久，有一次，與敵作戰歸來，檢點人數的時候，裴大姐找不到她的丈夫了，正在焦急，一個同志突然跑來告訴她，說他已經中彈身死了！

裴大姐像聽到她弟弟犧牲時的消息一樣，她痛哭失聲了，她立刻要去搜索戰場，尋找丈夫的尸體，可是那個同志接着告訴她：

『大姐，你冷靜一下吧，她是被咱們自己的同志打死的，因為他是一個企圖叛變的傢伙。』

『真的嗎？有什麼證據？』裴大姐立刻收斂起眼淚，吃驚的問着。

『當戰鬥最緊張的時候，他動搖了，他想衝跑到敵陣去，便被一個機警的戰士一槍打倒，這還不是充分的證據嗎？』好幾個同志同聲描述着當時的情景。

裴大姐不哭了，她咬牙切齒地罵着，並埋怨她自己：

『這樣嗎？那就活該打死，恨我警惕太差，竟和他結了婚，要是早知他是一個動搖份子，早把他親手殺掉了，免得遭此屈辱！』

受了這一次打擊之後，她發誓不再結婚，她是把全付的精力都放在與敵人作戰上了。

一九三八年的冬天，她與政治部主任徐光海同志帶着十幾個女隊員在行軍中遭遇了敵人，那些女隊員多半是參加了不久的新同志，戰鬥力較差，而敵人又是兩倍於他們的兵力，因之，交鋒了半小時之後，便有些不支了；眼看着大家都有被俘的危險，她便和徐光海同志奮不顧身地掩護着女隊員們，命令她們留下剩餘的子彈迅速撤退。

女隊員們不忍丟掉她們敬愛的裴大姐，哭求着一道撤退，但那是不可能的，如果沒有有力的擋殺，大家都會遭到不測的。裴大姐看着大家不肯即退，又下了一道緊急命令



……險危的俘被有都家大着看眼……

令：

『妹妹們，快走吧，多留下一人便多留下一份殺敵的力量，即使我真的犧牲了，能够保全住十多個人不是也很值得嗎？快快撤退，誰違抗我的命令便是反動！』

十幾個女隊員只得含淚和她匆匆告別了。

裴大姐站在山頭上和徐光海同志東衝西殺的把敵人擋住了，當所有的女隊員們都已撤退，她完成了掩護的任務之後，她的子彈也快完了，長時間的激戰，她已經是精疲力竭，眼看就要做敵人的俘虜了，於是她用最後的一顆子粒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壯烈地殉難了。

這時的裴大姐，不過三十六歲！

張宗蘭和她的嫂嫂

被僑縣府一般人譽爲年少英俊的僑特務科長田川清，在張宗蘭看來，簡直就是一塊沒有靈魂的行尸走肉，她認爲「英俊」二字按在他的頭上，未免玷辱那高貴的字眼了。

她從未看見過那樣愛打扮的男人，臉上的雪花膏總是泛着一層浮白，頭髮上的頭油照例是使蒼蠅無法停留，也許是那過度強烈的油香薰得牠們遠避了吧？最討厭的是他總愛用手去摸那本不凌亂的頭髮，以至弄得兩手油污，常把很乾淨的公文抹得到處油漬，因爲不好向上呈遞只得重抄，於是，這浪費精力的差事就又落到張宗蘭的頭上了。

田川清的西裝革履倒不足非議，奇怪的是他辦公桌上那面玻璃磚圓鏡，彷彿比他的文具更爲重要和有用，他經常地面向鏡子端詳着自己，並用那沾滿髮油的手去擦他的一字小鬚，於是他的鬚子也竟揩了油，變成賊光油亮了。

這一切舉動都被一般溜鬚捧腎的人美其名爲瀟灑行爲的。因爲田川清是從日本留學回來，大地主田福的後代，據說學習的成績「很不錯」，又善於鑽營，到縣政府不久，就把妹妹嫁給日副縣長小川清一做姨太太了，因此他便也成爲小川清一的唯一心腹：他曾

煞費苦心地把原名『夢成』改爲『川清』，爲的是表明願作小川清一的心腹之意。

像這樣一個紅人有誰敢不敬而威之呢？只有倔強的張宗蘭却討厭死他了，她常在心裡罵他：『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可是她却又覺得這兩句古詩並不足以形容田川清的毫無心肝，把他比做商女未免還抬舉了他，不如說他是恬顏侍敵，認賊做父的漢奸奴才較爲恰當些呢！

田川清一貫地搖頭擺尾，趾高氣揚，他從不曾想到會有人以卑視唾棄的眼光來看他的，張宗蘭對他的嚴肅，他認爲不過是一個未見過世面的少女的矜持而已，只要略施追逐小技，不愁她不伏伏貼貼上鈎的。

張宗蘭的健康美，早使許多職員垂涎三尺了，可是由於他那凜然不可侵犯的態度，誰也不敢去觸犯她，她經常是沉默寡言不苟談笑，那雙深沉的眼睛確有引人的魔力，可是野心家的妄想一遇到她那剛愎的眼光，就像春天的污雪遇到太陽一樣，馬上就化爲泥漿了，因此僑縣政府的青年職員，誰也不敢去惹這顆有刺的玫瑰，最多不過從旁欣賞欣賞而已。

田川清自恃品貌不凡，學識廣，地位高，更仗仗日本人的權勢，張宗蘭到僑縣府未滿三月，他就下了不達目的誓不休止的決心，於是他的鏡子便照得更頻繁了，除了雪花膏和髮油之外，有時還洒些香水。爲了取悅於對方，逐漸減輕了張宗蘭的工作。有一天

他把張宗蘭叫到他的辦公室，用極其諛諂的聲調笑着說：

『張小姐，你真算咱們縣政府女同事當中最出色的一個了……』說着豎起大拇指，對方的臉馬上緋紅了，他看得出來，那神態不是爲了嬌羞，而是由於激動，於是立刻轉換了語氣：『真的，張小姐，不是當面恭維，你的工作太好了，字寫的如同印的一般，我向來是主張賞罰分明的，張小姐，像你這樣的職員應該受到褒獎，我決定從下月起給你增薪二十元。』

，他企圖用這驚人的恩惠去打動張宗蘭的心，當他說到增薪二十元的時候，連他自己的心都緊張地跳起來了，可是他決沒料到張宗蘭竟毫不爲動，出乎他意外的，她對他注視了一會之後，竟一言未發，安靜地走出去了。

這第一個軟釘子田川清只好挺過去，他自慰着：『女孩子都是這樣，自尊心強，愛裝腔做勢，慢慢地她就給持不住了。』於是，他硬積極地儲蓄勇氣，準備再一次的進攻。

第二天張宗蘭來交寫好的公文時，他發現她戴了一個白色口罩，他禁不住的問：

『怎麼，你傷了風嗎？……唔，我這有藥，一塗就好了。』一面說着，一面開抽屜找藥，張宗蘭却搖頭阻止着他：

『我沒有傷風。』

『那爲什麼在屋裡還戴口罩呢？』

『你這屋有股怪味，聞了我要嘔吐！』張宗蘭鄭重地回答這末一句之後便退出去了。

這分明是惡意的諷刺，假如是另外一個職員，田川清是不會甘休的，但對於張宗蘭，他也只得默受了。

田川清被張宗蘭碰的軟釘子連他自己都記不清次數了，他是用盡了追逐的手段，而張宗蘭的固執頑強竟逐漸地使他害怕起來，他同時也感到這女孩子的冷酷太使人憤恨了。

爲了保持男子漢的尊嚴，又不好過於露骨的向她追求；爲了不喪失在縣政府的威望，更不便施以脅迫的手段，同時他知道，像張宗蘭這樣一個倔強自尊的女孩子，絕不會爲威脅所屈的，假如她不顧一切地吵嚷開去，自己的威信不將會掃地無餘嗎？

『還是找個媒人吧。』於是，他想到了小川清一。

這一天小川清一以媒人的資格找張宗蘭談話了。首先他讚美了一番張宗蘭的工作，又誇獎了一番田川清的學識和品貌，接着就談到了本題，小川清一的話說得十分委婉生動，可是却引起了張宗蘭極大的不快，爲了澈底消滅田川清的幻想，她乾脆地撒了個謊：

『不敢高攀，我已經訂婚了，而且最近就要結婚。』

『和誰呀？』

『這個沒有必要告訴你！』張宗蘭含怒地說。

『不告訴我也沒有關係，訂了婚也沒有關係，可是婚約是可以解除的呀，假如你願意，我可以幫忙？』小川清一抽壓着不快，企圖緩和這僵持的局面，張宗蘭却冷笑了：

『解除婚約嗎？笑話！』

『田桑大大地愛你呀。你的明白？』

『我可不愛他呢。對不起，請不要再談這事了，這完全沒有可能！』談話到此為止，結果是不歡而散。

小川清一碰了一個釘子非常激憤，田川清在絕望之餘也羞惱成怒，於是兩個人商量就把張宗蘭撤了職，理由是政府不僱用結婚的女職員。

張宗蘭的介紹人李科員曾大胆地指問了田川清：

『什麼理由撤她的職呢？即使政府真有不僱用結婚的女職員這條規定，可是他並沒有結婚哪！』

『訂婚就是結婚的序幕，二者是沒有什麼區別的。』田川清不能自圓其說地回答了

李科員。

李科員懷着滿腔不平，想要爭辯，但明知那是無濟於事的，說不定會爲此和張宗蘭遭受同一的命運，失業事小，影響了工作的進行倒是值得注意的，於是只得含怒而退。

張宗蘭被撤職的消息很快就傳遍了縣政府，而且也很快就知道了她被撤職的原因，大家有的惋惜，有的不平，更有的認爲張宗蘭命薄福淺，不識抬舉：

『像這樣乘龍佳婿，打一百個擲籠也難找到呵，別人巴結都巴結不上，她却上趕着還不肯，真是坐轎驕，不識抬舉，現在好呵，連飯碗也摔碎了，想聚都聚不上啦！』

『我看她是鬼迷了心竅，無福享受呵！』

議論儘管紛紜，却沒有一個能猜到張宗蘭的心理的，她認爲這『懲罰』非但沒有給她以打擊，相反的，正是她的勝利和光榮，雖然，沒有能够很好地去完成黨給予的任務，不能不算是一個遺憾和損失。但這畢竟是不得已的事呵。

張宗蘭今年已經二十二歲了，但還沒有跟誰戀愛過，她一直是樸素嚴謹地生活着，工作着。『九一八』的第二年，當她十八歲的時候，就同兄嫂一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佳木斯支部，去年在樺川中學畢業以後，便付出了全部精力爲黨工作着，她是以無比的忠誠與熱情去完成黨所付予的任務，在最嚴重的白色恐怖中，經歷了不知多少艱難險阻，

然而却光榮地堅持下來了，獵大的嗅覺雖敏，却被她的機警智謀戰敗了。

這次，她又帶着黨給她的發現進步職員，了解敵情的任務，打進了樺川縣政府，幫助她這工作的便是介紹她來的李科員，但由於田川清的無恥追逐，她竟變成了被注意的目標，致使工作不能很順利的進行，這雖是一個遺憾，但是她想：假如不很快地結束這段近乎滑稽的生活，怕遲早會暴露秘密的，那時，對黨的損失將會更大，因此，被撤職以後，她並不懊惱，她準備以更多的精力去迎接新的任務。

新的任務交下來了，像每次一樣，她是以最大的愉快和無比的熱情來歡迎它的，而最使她愉快的是得到了一個素日爲她最崇敬的同志和她聯系——爲完成這新的任務而和她聯系。

這個同志是依蘭縣委書記高禹明，一個愛好文學而又擅長創作的青年，張宗蘭的哥哥張耕野最得意的門生，他不但和張宗蘭年齡相仿，而且兩個人的性格和作風也是大同小異的，他性格沉靜，愛深思，不大好說話，有時羞答答地很像一個鄉下的姑娘，然而，當他工作起來的時候，却是勇敢而又機智的。

這一切都使張宗蘭對他發生了無限的尊敬，過去高禹明爲了工作是經常到張家來的，他們雖有接觸的機會，但因為沒有工作上的聯系，兩個人很少講話，總是保持着相當的距離，因而相互的了解並不深刻，僅從哥哥的誇獎中知道他一些片斷的工作成績和

歷史而已。

接受了這新的任務之後，兩個人接觸的機會多了，於是慢慢地他們在工作中建立了信仰，也產生了友情，他們是在互相尊敬，默默相愛着，可是誰也沒有向誰表示或追求過，竟像保守黨的秘密似的，保守着各自的心聲，一直是十分謹慎的，除了工作關係而外，決無不必要的接觸。他們都認為在秘密工作中革命者的戀愛方式應該如此，公開的戀愛不僅足以防碍工作，而稍一不慎，就會造成於革命不利的影響，同時，他們正是以全部精力貢獻給整個民族和革命的時候，尤其當民族多難之秋，他們也沒有戀愛或結婚的迫切需求。

就是這樣默默相愛着吧，這的確也是一種不平凡的慰藉，對工作情緒是起着鼓舞作用的。雖然兩個人都在有意的矜持着，可是，就在那默默無言中，那秘密的心聲，卻在不斷地傳遞着，而張宗蘭感覺的特別深切。

每當兩個人見面的時候，張宗蘭就不禁地回憶起田川清的一切來，兩相對照，就越發感到高禹明的崇高品質的可敬了，而田川清在張宗蘭的腦裡便一天天增加着憎厭與卑視，他簡直就是一匹猙獰的野獸！他覺得這正是革命與反革命兩個典型的人物。

就是這樣的戀愛形式持續了將近一年了。當高禹明將有遠行的時候，這一對默默相愛的青年却不能抑壓住惜別之情了，只有在這個情況下，他們才感到了難言的隱痛，當

高萬明把這別離的消息告訴給張宗蘭的時候，她自己也有些奇怪，爲什麼臉會突然發熱了呢？心跳得是那樣厲害呵，假如不是匆匆分手，她是會在高萬明面前出醜的，因爲當她剛一掉轉頭說了聲『再見』之後，她的淚便滴在地上了。

張宗蘭的惜別，高萬明是深深感到了的，因爲他自己也有着同樣的情緒，他思，這一別就不知多少時候才得重聚了，如果能夠順利地完成了任務還好，假若遇到了險阻，說不定就沒有再見的可能了，而這一段感情並沒有交待清楚，不能不算是人生中的一件憾事。但是如何交待呢？在一切動身的準備都做好之後，他便躺在那張光板床上沉思起來。然而，他的思維被不平靜的情緒攪亂了，正像一團被揉亂的絲，怎麼也找不出一個頭緒，過去，現在和未來，簡直把他的腦子攪昏了。

他焦躁地一會臥倒，一會爬起，過去，一切艱難險阻都沒有難倒過他，那些滿佈荆棘的路，都像走平道似的大胆地踏過來了，以他的勇敢頑強曾經爲黨完成了不少艱巨的任務；而如今，遇到了個人的一點小事，竟會這樣畏縮躊躇起來，是什麼道理呢？他自己也不能解釋。

時間是不能等待的，看了看手錶，正十二點，離開船的時間只有兩小時了。怎麼辦呢？這一段感情還沒有個適當的交待，難道帶着它離開此地使它成爲不可彌補的遺憾嗎？

『不，不應該！』他自語着。

於是他果決地提起筆來，神經是這樣的緊張，竟不知從何說起！最後，他用顫抖的筆寫下了潦草的字跡：

宗蘭同志：

在我們一年來的共同工作中，你給了我不可泯滅的印象，你的品質和作風給予我極大的鼓勵和影響，現在，爲了工作我們暫時分手了，我冒昧的向你表白我久梗於心的願望——我希望我們能成爲一對永遠在革命道路上共同奮鬥的伙伴，你同意嗎？盼立刻得到你的答覆。

即將遠行的禹明登船前

很快地，這個字條就送到張宗蘭的手裡，也很快地回信便來了：

禹明：

假如組織通過，我完全同意。望你珍重，並祝工作勝利！

宗蘭即刻

雖是那末簡單地一個短箋，在高禹明看來，却比萬語千言還值得寶貴，他珍惜地把它放在衣袋裡，便一無留戀地奔赴碼頭去了，彷彿放下了一個沉重的担子，有形容不出的輕鬆。

張宗蘭的哥哥張耕野在樺川中學教數學，他團結着一部份進步青年，進行着階級教育。嫂嫂金鳳年過去是在小學教書，現在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了，曾經爲了便於工作，把大的一個孩子送到雙城的母家撫養，可是第二個孩子接着又去世了，於是她便失了業，只得留在家裡一面撫養孩子，一面進行着工作，却很少到外面活動，同志們都稱她爲新型的賢妻良母。

這個革命的小家庭，同時也是省委的秘密機關，它担负了掩護同志的任務，省委的領導同志來時總是住在他家的。

張宗蘭和金鳳年的機警謹慎能使到他家來的同志安心，更能得到很好的照顧，像自己的家一樣的溫暖。而在他們影響與教育之下的一些學生和進步青年由於對他們的崇敬和對革命真理的熱切追求，也常到他們家來領教學習，因此，在這個革命的小家庭裡，是曾經培養出不少忠誠爲革命的青年共產黨員，李科員和高禹明不過是其中的兩個而已。

高禹明走時是在一九三六年的秋天。他順利地完成了任務之後，在第二年春暖花開的時候便回來了，他和張宗蘭久別重聚，却反而覺得不自然起來，見面更少講話，有時甚至避免交往了。這情形一直持續了一個月，才慢慢地恢復正常。

當高禹明鼓了最大的勇氣向張宗蘭提起臨別之約時，她有些躊躇了，她並不是想自

食諾言，而是怕訂婚之後，對方有結婚的要求，她極其誠懇地說：

『訂婚我是同意的，但是我却不願意很快地結婚，因為我還要為黨做更多的工作，結了婚勢必受到防碍，我嫂嫂就是一個前例；而且，當民族遭受如此大難的時候，個人的事應該放在極渺小的位置才對。假如你不同意，那末，這件事就放放也無妨，你可以放心，我的初衷是至死不變的。』

高禹明被她的話深深地感動了，由此就更增加了對她的敬愛，他毫不猶豫地緊握對方的雙手答道：

『我完全同意，並堅決執行你的決定，宗蘭，你該會相信我吧！』

『相信的，不過，你不感覺勉強嗎？』

『不，一點也不，我可以向黨發誓。』

於是，就這樣約定了，之後，經過了組織的批准，兩個人便正式訂婚了。然而，他們的約言却没有向任何人宣佈，知道他們訂婚的同志們還都在靜候着他們的佳期呢。

抗戰的消息傳到東北之後，他們的工作隨着這期待已久的曙光更加緊張起來，而敵人對革命者的殘害手段也越發毒辣了，逮捕，屠殺，是日有所聞的，張耕野便也成了獵犬注意的目標，不得不作離去的準備了。

一天，田川清竟在張家出現。

自從撤了張宗蘭之後，他是很久地絕望了，最近當他得到張宗蘭確未結婚的情報時，已死的慾念又復萌芽，於是他便假藉調查之名親自跑來看個究竟，一見張宗蘭，便驚問道：

『呵，張小姐，你好？還沒有結婚嗎？』

張宗蘭正在給哥哥縫製糧袋，這個不速之客的突然闖入，以為有什麼不幸要發生了，她的心急跳着，但表面還很鎮靜，田川清的發問即使她沒有考慮的餘裕，她倉卒回答了一句：

『沒有。』

『那你去年為什麼撒謊呢？』田川清做出既惋惜又埋怨的神情，『張小姐，我看你還是官復原職吧，那個位置還給你留着呢。哈哈……』

田川清的諛笑使張宗蘭轉懼為怒了，她很想像罵他一頓，可是理智馬上告訴她這將會於她全家不利的。於是她只得強作笑容說：

『謝謝你的關心，讓我考慮考慮。』

『後天是十月一號，你就上班好了，我想是沒有什麼值得考慮的。』

『也好！』張宗蘭略加思索，就答應下來，因為她估計哥哥就要回來了，倘如被他闖見，說不定要敗壞大事的。

嫂嫂金鳳年把哭着的孩子交到張宗蘭的手裡，便去燒火做飯，她故意弄得滿屋柴烟，很快地便把田川清薰走了。

當天晚上，張耕野便離開佳木斯投奔抗聯三軍去了。

高禹明因為担任中共下江特委書記必須堅持，張宗蘭和金鳳年爲了未完成的任務也沒有走，但爲着逃避田川清的追逐，她們另選了一個住處。

在佳木斯又堅持了三個多月的工作，在一九三八年的春天，敵人開始對松江下游大肆燒殺，下江特委遭受了破壞，高禹明慌忙地冒着特務密佈的網，來不及向張宗蘭辭別便離開佳木斯，奔上了逃亡的路。

這時，張耕野在抗三軍四師的一次戰役中光榮犧牲了，消息傳來，姑嫂二人已經顧不得悲痛，因爲在得到這噩耗的同時，李科員秘密通知她們赶快逃走，據說在她們不備中張宗蘭又被田川清發現了。

張宗蘭想，在這風聲緊急的時候，假如再被田川清找到，勢難逃脫了，因此和金鳳年計議了一下，姑嫂二人便帶着未滿三歲的孩子登上開往哈爾濱的火車，準備去找組織關係。

在極端緊張的情況之下，她們沒有暇候，也沒有交談，一路上兩個人的神經都是相當緊張的，直到完成了這段秘密的旅行之後，神經才弛鬆下來，然而，這連續而來的生



從天泰棧的後便門拖出了兩具女屍和一個孩屍

離死別，逃亡流浪，却也並沒有使她們感到如何的沉痛，因為她們早已有了精神的準備，她們認為在殘酷的鬭爭中這本是一種意中的而又平凡的遭遇呵，現在，她們唯一迫切的要求就是如何設法和組織取得聯系了。

不幸的是，他們到哈爾濱第二天竟被困在道外旅館裡，田川清主使的特務把她們下宿的天泰棧整個包圍了，連電話線都被割斷。

那一天一夜恐怖焦燥的日子不知她們是怎樣熬過的，第二天，七八個「老剝代」在警察的監視中從天泰棧的後便門拖出了兩具女屍和一個孩屍，這便是張宗蘭、金鳳年和那個未滿三歲的孩子，她們的臉色鐵青，嘴角浮着鮮紅的血沫，據說是在被捕之前服毒自殺的。

這光榮而又壯烈的殉難，留給未死的同志們以痛切的悼念，敵人却勝利地癡笑了，他們以大字標題在報紙上宣傳着：『又消滅兩女匪』。

在一九四二年甘南戰役中，高禹明也流了他最後一滴血，在戰場上殉國了。

一面光榮的旗幟

作者

白

朗

出版者

光華書店

哈爾濱・齊齊哈爾・佳木斯
大連・安東・膠東

代售

全國各大書店

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月初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H. (53) 1—5000

1947
81
10042

264627

7.63
9.5-02